

和列寧相處的日子

高爾基著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和列寧相處的日子

高 爾 基 著

華東新華書店出版

和列寧相處的日子

著者 高 爾 基

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

民國卅七年十月初版

0001——8000

目 錄

初次會晤.....	(3)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6)
旅行到美國.....	(9)
在倫敦會議中.....	(12)
列寧的演說.....	(16)
列寧與工人.....	(19)
在巴黎的會見.....	(24)
列寧在意大利.....	(28)
一九一七年我和列寧的爭論.....	(38)
真理之像.....	(45)
關於知識份子和專門家.....	(47)
革命策略.....	(53)
列寧的性格.....	(58)
對待同志的態度.....	(65)
無產階級的文學.....	(73—76)

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死了。

甚至在他的敵人底隊伍中，也有人虛心地承認：列寧死後，世界上就喪失了『與其同時的偉大人物中最富有天才』的一個。德國資產階級的報紙『日報彙刊』，登載了一篇評論列寧的論文，對於列寧的偉大，表示非常尊敬的奇異。論文的結尾說道：

『甚至在列寧的死亡中，也表示出不可捉摸的和可怕的偉大。』

從論文的口吻中可以明顯地看出，寫這篇論文的原因，並不是因為生理上的舒暢，好像諺語所說

[㊦] 列寧本名為烏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亞諾夫，生於一八七〇年，死於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一日。

的『敵人底屍首總是香的』一樣，也不是因為快慰，好像人們在擾亂者離開他們時所感覺的一樣，——不，在這篇論文中，實包涵着人對人的崇拜。

資產階級報紙在估計有生存意志和堅強理性的偉大代表底人格時還表示一種敬意。而俄國白黨僑民底報紙，却沒有勇氣對列寧底逝世表示這種敬意。

描寫列寧的姿態，實在非常困難。列寧這個人很坦白。他很平常很爽直，像他的說話一樣。

他的英勇差不多完全沒有外表的風采，他的英勇就是在俄國常見的、確信宇宙間存在着正義的、忠厚的俄國知識份子革命家底謙遜克己的性格，就是犧牲宇宙間一切娛樂、爲人類幸福而刻苦勤勞的人們底英勇。

我在列寧死後不久所寫的關於列寧的東西，是在憂鬱之中倉卒潦草地完成的。因為『持重』的關係，有些東西我還不能寫出來，我想這裏的原因是十分明顯的。列寧充滿了英才，然而『多才者，多不幸』。

他的見識遠大。在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一年他考察和評判人們的時候，時常毫無錯誤地言中了他們幾年以後的爲人。人們並不時常願意相信他的預言，並且時常生氣，但是，不幸得逞，不少的人

們，却都證實了他那種懷疑的批評。

初次會晤

我過去所寫的關於列寧的回憶，既是潦草，又不徹底，且有許多遺漏。我現在應該由倫敦代表大會^①講起，那時候，我看到烏拉基米爾·伊里奇是爲一些人所懷疑和不信任，甚至又爲另一些人所仇視和厭惡。

現在，我還清楚地記得倫敦城邊那赤貧的木頭教堂底赤裸裸的牆壁，我還記得破爛的學校教室般的、不大的、狹窄的客廳底箭形窗戶。這座房子，祇從外面看去好像一個教堂。可是它的內部陳設，完全沒有祭祀的什物，甚至傳道師底講座，也不是佈置在客廳底深處，而是在它的進口，在兩門之間。

在這一年以前，我沒有見過列寧，並且也沒有多讀他的著作。但是凡我所讀到的東西，尤其是一般熟識列寧的同志所作的狂喜的敘述，像有很大的魔力，吸引我傾向於他。當有人介紹我們認識的時

① 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大會於一九〇五年四月十二至二十七日舉行於倫敦。

候，他緊握了我的手，用尖銳的眼睛盯視我，拿老相識的口吻和我嬉笑說：

——你來了，很好！你不是喜歡打架嗎？剛好這裏將有一場大戰。

我過去所想像的列寧，不是這樣的。好像什麼地方還有不夠似的。他噓叭着嘴，兩手不知插在腋下什麼地方，做出使人注意的姿勢來。總之，他是過於簡單，感覺不到有絲毫『領袖』風格。我是一個文學家。這種職業，使我只好注意一切瑣屑之事。這種責任，已經成了習慣，有時——已經有些討厭。

當把我『引見』普列漢諾夫^①的時候，他兩手交叉在胸膛，很嚴厲地、厭煩地注視，好像一個疲於教務的教師，又要照料一個新的門生一樣。他向我說了一句普通的應酬話：『我是崇拜你的天才的。』除此以外，再沒有說過使我牢記不忘的話。在大會底整個過程中，無論是他，無論是我，都沒有想過彼此作『知心』的談話。

① 俄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初與列寧合作，共同領導社會民主黨，分裂後成為孟塞維克派領袖，與列寧所領導之布爾塞維克派對抗。

但是那個禿頭的、嗑叭的、健康的人物，一隻手摸着蘇格拉底式的前額，一隻手拉着我的手，慇懃地閃着他那敏捷得驚人的眼光，就開始批評『母親』一書底缺點。原來，他已經由拉德斯尼可夫^④處讀過了我的草稿。我說，這本書是在匆忙中寫成的，但是，他並不等我說明匆忙的原因，就點着頭兒，自己說出它的原因來，說我匆忙得正好，這本書——是必要的，很多工人，都是不自覺地、自發地參加了革命運動，現在他們讀『母親』一書，得到很大的益處。

『真是非常合時的書』，這是他給我的唯一的、最寶貴的恭維之辭。以後，他又正經地詢問了『母親』是否譯成外國文，問俄國和美國的出版審查處如何糟蹋了這部著作，一等到他知道了要通緝著者的時候，開始是皺着眉頭，以後就閉上眼睛，點點頭兒，發出奇怪的笑聲；他的笑聲驚動了工人，走過來的，彷彿是烏拉爾斯基和其他三個人。

當時我充滿着愉快的情緒，我在三百優秀黨員的隊伍當中，知道了他們是被派來參加十五萬有組織的工人代表大會的，我看見了黨底一切領袖、老

④ 革命前，一個出版公司的經理。

革命家，如普列漢諾夫、阿雪洛德^⑤、介奇^⑥等。我這種愉快的情緒是極其自然的，是讀者所能了解的，因為在僑居國外的兩年中，我的通常的內感已經頹喪得很厲害了。

德國的社會民主黨

內感的頹喪，是在柏林開始的，在那裏，差不多見過了社會民主黨的一切領袖，在倍倍爾^⑦的家裏也吃過午飯，坐在肥胖的金格爾^⑧的身旁，周圍還有其他的、也是非常偉大的人物。

午餐的地方，是一間寬宏而舒暢的屋子，牢鎖着畫眉的鳥籠，很雅緻地披着繡花的圍巾，沙發底背靠也披着錦繡的花巾，使坐者底頭頸不致弄髒了椅靠。周圍都很莊嚴，都很整齊。大家都興高彩烈地歡宴，興高彩烈地對語：

⑤ 一八八三年間與普列漢諾夫組織『勞動解放社』；後來成為孟塞維克的著名領袖之一，反對蘇維埃政府；第二國際的幹部。

⑥ 一八八三年間為『勞動解放社』的領袖之一；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時與普列漢諾夫合作，反對蘇維埃政府。

⑦ 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⑧ 與倍倍爾同為德國社會民主黨領袖。

——媽爾采特④。

對於我，這是一個生字，但是我曉得：法文的『媽爾』，就是俄文的『不好』，德文的『采特』，就是俄文的『時候』，這樣一來，就是『不好的時候』。

金格爾曾兩次稱考茨基⑤是『浪漫家』。倍爾長着一隻鷹鼻，在我看來，這個人多少有些自豪。我們喝了萊茵區的酒和啤酒，酒是酸的和溫的，啤酒倒很好；談起俄國革命和俄國社會民主黨的時候，他們也帶着酸氣，並且抱着藐視態度，一說到自己德國的黨，那就一切都是好的，總而言之，一切都是非常自豪，並且似乎因為領袖們那樣光榮的軀體沉重地壓在椅子上，而椅子也以此自豪。

我與德國社會民主黨之間有過一樁『傷感』的事件：德國社會民主黨有名的黨員，並且以後還是非常著名的人物——巴烏斯⑥⑦，從『知識社』

④ 媽爾采特（Mahlzeit）是德國人在吃飯時的一種客氣話，好像中國的『請罷』兩字。

⑤ 德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後來是第二國際的領袖。

⑥⑦ 俄國馬克思主義者，亡命德國，於一九〇〇年間，活動於德國社會民主黨之中；後叛變，在大戰期間，充德國間諜，從事於軍火商業。

⊙⊙方面得到一個字據，說可由戲院中收集排演『下層』的上演稅⊙⊙。這個字據，是一九〇二年他秘密到塞伐斯托波爾時在車站上領到的。他所收集的款項，應該是這樣的分法：全數中的百分之二十給他，餘款中我得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交給社會民主黨的會計。巴烏斯是知道這個條件的，並且這個條件，曾使他欣喜欲狂。在四年當中，德國的戲院，都演過了這個劇本，祇柏林一城，就排演了五百次以上，巴烏斯所收集的款子，大概在十萬馬克上下。但是他並不匯款，却寫給了「知識社」的皮特尼茨基一封信，信中很忠實地說明：那筆款項，作了他與某女士遊歷意大利時的開銷。大概這是一次非常痛快的遊歷吧。但因為所關係於我個人的，只有四分之一的款項，所以，我認為有權向德國黨中央提出其餘四分之三的款項的問題。當時我是經過拉德斯尼可夫提出的。但是中央對於巴烏斯的這次遊歷持淡漠態度。以後，我聽說黨內革去了巴烏斯某種職務，憑良心說，我寧願捏他兩下耳朵。再後，我在巴黎遇見一位非常漂亮的姑

⊙⊙ 聖彼得堡維克的一個合法的出版社。

⊙⊙ 『下層』是高爾基所作的劇本。

娘或是少奶奶，據說是與巴烏斯一塊遊歷的。

——呵，你這位華貴的小姐呀！——我心裏這樣想着。

在柏林，我見過了很多文學家、藝術家、藝術鑑賞家和其他的人們，他們彼此間的區別，只在自豪和自私的程度上。

旅行到美國

在美國，時常看見黑尼克威^①，他想做紐約的市長或州長，也看見了德布斯，他是一個獨夫，並且疲於咒罵一切，他剛由監獄釋放出來，——此外，還看見許許多多的人物，但是找不出一個能夠認識俄國革命全部深刻性的人來。我處處感覺到：他們對待俄國革命，正如對待『歐洲生活中的偶然事情』，對待某國的普通現象一樣，照一位『同情社會主義』的『漂亮女士』的說法，這種國家，『或是時常霍亂流行，或是時常革命四起』。

往美國去替『布爾塞維克』募捐的這個思想，

① 美國社會黨領袖；富足的律師；大股後主持反蘇運動；現為美國右派社會黨領袖。

是克拉辛⊖⑤提出的；我的書記和替我準備報告的人，本應由伏羅夫斯基⊖⑥擔任，他很長於英文，但因為黨給了他另外的任務，所以與我同行的是布爾塞維克黨中央附設的戰鬥組底組員布勒寧；他可說是一個『啞子』，只在途中和在當地才開始學習英文。社會革命黨員，知道了我這次起程的目的，於是對於這次起程遂發生了活潑少年般的興趣；還在芬蘭的時候，查依哥夫斯基和西特羅夫斯基曾到我這裏來，勸我把募集的款子，不要交給布爾塞維克，而幫助『一般的革命』。但是我拒絕了所謂『一般的革命』。當時他們就派去了一個『老太婆』，於是在美國人的面前，出現了兩種人物，他們彼此間沒有關係，不經接洽，便開始替兩種不同的革命募捐；至於審查那種革命要好些和嚴重些，這點對於美國人，自然是沒有時間，也沒有願望。他們以前大概就認識了這位『老太婆』。美國的朋友，遂給她招貼了很好的廣告，可是對我呢，沙皇的公使却大鬧了一場⊖⑦。美國的同志們，也把俄

⊖⑤ 老布爾塞維克領袖，十月革命後曾任蘇聯駐英及駐法大使。

⊖⑥ 老布爾塞維克領袖之一。一九二三年代表蘇聯出席洛桑會議，被反動派所暗殺。

⊖⑦ 高爾基纔一到美國，就遭受所謂『社會制裁』，因為他『非法結婚』云云。他被迫離開旅館，住在朋友家裏。

國革命看作是『偶然的和失敗的事業』，所以他們對於我在羣衆大會上所募集的款項，採取『自由主義的態度』。我所募集的美金很少，總共不達一萬，於是決定借報紙來『賺些錢』，但是在美國也碰到了巴烏斯這種人。一般地說，這次出洋沒有成效，但是在那裏寫了『母親』一書，正因為這個原故，這本書就有了一些『疏忽』和缺點。

以後我到了意大利，居於加卜里島，在那裏，我忙於讀俄文的書報，——這樣，也很降低了我的情緒。若是從牙床中拔下的牙齒也會發生感覺，那末，它所感覺的，大概將是和我一樣的孤獨。相識的人們，像小丑般這樣的伶俐和機巧，由這一個『立場』跳到別一個『立場』，這真是令人奇怪。

由俄國跑來了一些偶然的革命家，他們打了敗仗，受了驚慌，咒罵自己，也咒罵拉了他們跑到『絕望事業』中去的人們。

——什麼都完了，——他們說。——都被擊潰了，被剿光了，被充軍了，送進大獄了！

有過許多可笑的事，但是沒有什麼愉快的事。由俄國來的一位客人——文學家，而且是具有天才的文學家，——他說我好像演了『下層』劇本中盧基

所演的角色，他說我向青年說了許多安慰的話，青年聽信了我，結果上了當，於是我就逃之夭夭了。另外一個客人，說我迷醉於一種『傾向』，說我是『不可救藥的人』，說我之否認舞劇底意義，只不過因為它是『帝王式』的，總之，有過許多非常可笑、非常蠢笨的事，我時時覺得，好像由俄國捲來了某種朽腐的塵埃。

一霎之間，好像神話中的情景一樣，我却在俄國社會民主黨的代表大會上了。這自然是一樁快事。

在倫敦會議中

但是，我的欣喜，只到第一次會議為止，只到「議事日程」問題底爭論為止。那種爭論的猛烈，即時就冰冷了我的熱情，這主要的並不是因為我感覺到黨如何嚴格地分裂成為改良派和革命派，——這是我在一九〇三年就知道了的，而是因為改良主義者用那仇視的態度對待列寧。這種仇視態度，曾經涵蓄和流露在他們的演說詞中，好像高壓的水力，沖破了陳舊的救火『皮袋』。

說些什麼——並不時常重要，但時常重要的，

是怎樣地說法。普列漢諾夫穿着制服，扣上全副的鈕釦，好像新教的牧師，致開會辭。他說話的神氣，彷彿確信自己的見解是絕無爭論餘地的法律教授一樣，確信他的每字每句，和字句間節奏，都極有價值似的。他很巧妙地在聽衆頭上的空氣中，發出圓滑得漂亮的辭句。當布爾塞維克底凳子上有人動嘴說話，和同志們交頭接耳的時候，尊榮的演說家，便作了一個小小的停頓，拿自己的眼光，像針一般地向他盯刺。

大衣上的一個鈕釦，成了普列漢諾夫最愛的東西，他用他的手指，慫慫不斷地撫摩它；在他說話停頓的時候，按他的鈕釦，正像按響鈴底按機一樣，——可以說，正是這樣一按鈕釦的時候，便要停頓一回他那口如懸河的演講。在有一次會議上，當普列漢諾夫預備給誰以回答的時候，他把兩手交叉在胸膛，高聲地、厭惡地哼了一聲：

——噯呀！

這樣一來，引起了布爾塞維克工人們底鬨笑，普列漢諾夫皺着眉頭，半邊臉也發白了；我所以說半邊臉，是因為我坐在講座底旁邊，只看見了演說者的側面。

當普列漢諾夫在第一次會議上演說的時候，布